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
2007年
短篇小说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- 21SHIJI
- ZHONGGUO
- WENXUE
- DAXI
- 2007NIAN
- DUANPIAN
- XIAOSHUO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21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2007年
短篇小说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© 李敬泽 20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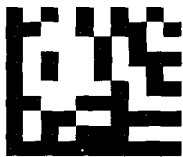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7年短篇小说 / 李敬泽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8.1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/韩忠良主编)
ISBN 978-7-5313-3285-5

I. 2… II. 李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204431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 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 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 024-23284038)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印 张 7.375 插页 2
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85-5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字 数 188千字

印 数 1—7000册

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

定 价 1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序：不自然的选本

李敬泽

再看一遍，发现这是一个不自然的选本。这里收入的小说差不多都是不自然的，是突兀、断裂、取巧、猖狂、荒怪，是皮笑肉不笑和欲说还休……

总之，是没什么好词。不自然就是否定，就是一个价值判断，设置在我们的传统中、我们的经验中的判断。无论在生活层面上，还是在审美层面上，我们都认为自然具有中心的价值——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，所谓道法自然，自然昭示着真理，而人以载道、文以载道，就是向着自然的追摹、企近。

听起来看好，整全完善，至少这一套说法一直令中国人安心。自然是自在之物，也是自在之心，它是对世界与自我之整全的想象，也是通向整全的道路。在中国古典思想中，自然是终极也是日用，是认识论，也是美学风范。

总之，有了这个自然什么都相应地有了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打倒孔家店，传统断裂，但自然的信念和风范不绝如缕：它成为一个牢固的退守之地，在混战中，中国文人

传统阴差阳错地收编了现代浪漫主义——尽管这两者的来路判然不同，其差异远远超过了表面的相似，但谁在乎呢？文化的演进中充满了权宜之计，是应急的凑合的，但是有效，比如沈从文就这样树起了大旗。

因此，汪曾祺在一九八〇年发表《受戒》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，当时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，这不仅是一篇短篇小说，这是一次复活，关于自然的信念和精神和趣味的复活。历史有时是如此地具有形式感，这种复活恰好是由沈从文的弟子完成的。

近三十年来的文学证明，这次复活是辉煌胜利：就汪先生的作品而言，他是完善的作家，但不是一个大作家，但就他的影响而言，他无疑是一个大作家，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小说家很多都在他那里摩顶受戒：阿城的《遍地风流》、贾平凹的《商州又录》等等，由此繁衍的脉络深刻地塑造着中国当代小说，尤其是短篇小说的面貌。

——这是“自然”，但正如汪曾祺的作品所暗示的，这是被封闭在历史语境之外的自然，是不向我们的经验开放的、被遥望的“自然”，在根本上，这不是对人与世界之整全的探索而是对整全的先验界定。

但这个“自然”在道义上和审美上是如此的抚慰、如此的令人舒服、如此的不具争议性——谁能与“自然”争辩呢？很少有人注意到，中国传统文人与浪漫主义叛逆的脆弱同盟在汪先生那里已经解散，剩下的只是传统文人。

这个“文人”远不像后来喧嚣一时的现代派那样遭到顽强抵抗以至最终溃散，它顺利地汇入了主流的文学趣味，直到现在，它也依然是短篇小说的主要评价尺度，在这个尺度中，小说本身被即是自然之事，它理应具有我们所建构所想象的“自然”之美之整全和谐。

我深知这种趣味的魅力，但我也强烈地认为，小说，包括短

篇小说，须从“不自然”中汲取力量。突兀、断裂、取巧、猖狂、荒怪乃至勉强、造作，所有这些词所指的，其实就是我们自身、我们的生活和经验。我们是一种现代的、不自然的存在，即使沈先生和汪先生也承认这一点，那么，就让我们由此开始讲述，就让我们认识、领会这不自然，在这不自然中开始想象。

《狂人日记》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，现代文学从不自然中的挣扎开始。不应忘记这一点，不应忘记鲁迅先生所开启的道路。

所以，有这个不自然的选本。

目 录

001/序：不自然的选本	李敬泽
001/一次用心筹备的邂逅	须一瓜
018/瘸子，或天神的法则	阿 来
026/橘子豆腐	张鲁镭
043/风过礁楼	王 棵
055/致邮差的情书	鲁 敏
081/露天电影	徐则臣
098/百雀林	迟子建
119/点灯时分	郭文斌
132/晚风轻拂落霞湖	叶 弥
146/家事	毕飞宇
161/云雀	金仁顺
180/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	许 辉
191/风月谈	东 君
215/幸福咒	曾楚桥

一次用心筹备的邂逅

须一瓜

这是个一天两夜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始，要溯及半个月前、成年聊天室的对话开始。那个时候，想放纵一下的女人苏小姐“风吹草案”，第一次来到在“E 夜情深”聊天室，在蜂拥而来的要求聊天的男人中，选择了“嫌疑人”。当时，很多男人劈头就问，做吗，宝贝？或者：聊性好吗？有人直接报上自己身高、体重，紧跟着就是——我想和你 One Night Stand。

“嫌疑人”似乎与众不同。他的问候是，既然是草案，吹掉就算了。

苏小姐就想和他聊聊：你好。你为什么叫“嫌疑人”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有无限可能性吧。你是学法律的吗？

“风吹草案”说，爱好而已。你呢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我不爱好，但是生活。

就这样，一个多月来，他们在聊天室无所不谈了。因为是“E 夜情深”，所以进行的更是没有禁区的对话。比如，“嫌疑人”问，你是几号杯？

“风吹草案”说，B 杯。它们弹性很好。

“嫌疑人”说，这样手感不错。什么颜色的内衣？灰色？

“风吹草案”说，今天是粉紫色。

“嫌疑人”说，梦幻的、胆小的。

“风吹草案”说，我喜欢不能预料的性。你呢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我喜欢设计好细节。

“嫌疑人”又打来一行字：不能预料？你那样说，会让人以为你喜欢强奸。

“风吹草案”说，你太恶毒啦！我只是喜欢突如其来的美妙。

“嫌疑人”说，永远没有突如其来，因为我的前奏棒极了。

这样的对话，双方谁也不意外，因为本来就是成人聊天室，那里，一见面就要一夜情的，几乎和你好的问候频次一样多。性大于情，是那个领地上招展的旗帜。在那里，隐私的敞开，比敞开的思考更加自然。

在这样一个聊天背景下，聊了一个多月的一对异地男女，就要真正面对大活人了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、风暖的日子。

“嫌疑人”说出差，拐到了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所在的那个城市。在长途车站，“嫌疑人”见到了“风吹草案”。“风吹草案”自然也见到了他。

第一眼，双方都暗自惊奇。他们都有思想准备，知道想象和现实不太可能一样。“嫌疑人”那个男人有对坚韧的招风耳，不高不矮有点瘦，整体看上去却很帅，像个日本电影里深沉的杀手，带着好识别的浅灰色无框墨镜；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在人群里，也是丰满出挑，一头板栗色的漂亮长发掩映的是端秀的五官，眉眼之间十分性感。她穿着粉绿色过臀韩装，下面是紧身牛仔褲。

“嫌疑人”提着一个简易旅行包，他出现在长途汽车总站口的时候，“风吹草案”坐在汽车里没有马上下来。她仔细看着二十米外的车站广场，那个戴着灰色墨镜的男人，如约往报刊亭而

去。途中，三个讨饭的小孩子拦截了他。有个孩子还扑上去抱住了那个男人的腿。“风吹草案”窃笑了。但没想到，戴浅色墨镜的那个男人，猛抽起腿蹬掉了小孩。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默默注视着几个乞儿暴跳如雷、想追又不敢追的样子。

直到这个粗暴亮相的男人一直走到绿色的报刊亭，“风吹草案”才嘀嘀按了两声喇叭。“嫌疑人”寻声望去，一个穿浅绿色韩装的二十六七岁的女人，站在一辆灰色旧小车旁，向他挥手。折身过去的时候，“嫌疑人”想，她早就看到我了吧，因此有点不大自在。进入汽车他发现，汽车里并没有像他妻子的车一样，挂满卡通毛绒玩具。这辆车，甚至有点脏乱。继而，他又发现这个女人的粉底没有打好，耳朵凹陷部位都是皮肤原来的浅黄色，而耳轮突起部分都是雪白的。好比一个印章，女人把粉底，只抹到了凸起图案文字上。他不由得想，靠近车窗的那只耳朵怎么样呢？转而他又想，看她的眼色，一定也发现我身上什么不如意的东西了吧。

不过，见面几分钟内所有的细微迟滞感，很快在奔驰的速度中散去了。两个人的汽车空间里，颠动着一种隐隐的好奇和兴奋。这两个成人聊天室的熟男熟女，穿过层层暧昧、意淫的语言瀑布，终于进入了只有两个人的、无须电脑连线的封闭世界。就像怀胎十月，就要迎来一个难以回避的临盆了。

但两人竟然没什么话。汽车在椰子大道行驶了好一阵，只有车载收音机的台海娱乐圈节目，在低低地播出，一会儿音乐、一会儿问答，一会儿广告。可是，本来他们在聊天室是很放得开的，和所有成年话题的聊友一样，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切进最敏感的话题。

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打破了这个尴尬局面，她说，我和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吗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不不，更好。你很女人味——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？

苏小姐说，哪里啊，你很帅啊。你的背很平很直呢。

“嫌疑人”大笑起来。苏小姐想，如果是在网上，他会打出哈哈或者^_^的图案。现在，这个图案没有了，那个有声音的笑声，发自耳边一个大活人的胸腔，带着轻微的、消化中的蒜薹类的气息，充满着原来无法设想的嘶哑和生疏感，如果是文字^_^或者哈哈，就不可能这样，至少没有那种轻微的蒜薹气息。哈哈，或者^_^，和真实的笑声好像很不一样。

说起来也怪，一个多月来，尽管两人相谈默契，兴趣盎然。但“嫌疑人”只问过一次，视频好吗？“风吹草案”拒绝了。你很丑吗？“风吹草案”说，那倒不至于。只是我喜欢给彼此想象空间——你丑不丑啊？

“嫌疑人”答，我丑。

“嫌疑人”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视频要求。

一路还是话少。两地房价啦、椰子树啦，有一句没一句。陌生感，令这对熟男熟女有些尴尬，不过，他们自己暗地里都不承认这个尴尬，毕竟曾经聊得太深入太私密了。

下车的时候，“嫌疑人”说，自己的车吗？

她说，老爸的老捷达。

吃过“海边人家”的当地菜出来，已经是各色霓虹灯 LD 灯满天了。“风吹草案”和“嫌疑人”驱车前往十五公里外的西莲下榻处。

第一夜也就正式开始了。开着车，苏小姐忽然想到父亲喜欢唱的一句歌词：一生只为这一天。转念又觉得夸张可笑，就悄悄牵了牵嘴角。“嫌疑人”说，你笑什么？

苏小姐说，没有。

但苏小姐还是觉得可笑，怎么会闪过这一句呢，的确是太夸张了。至于吗？不就是想堕落一下吗？“E 网情深”来去咧咧，不就是筹备个一夜情吗？以后谁是谁啊。何至于一生只为这一天呢？苏小姐脑子里还是萦绕着老爸的唱词。

在酒店填登记表的时候，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无意间瞟到了“嫌疑人”的身份证，心里居然震颤了一下。那上面的名字是骆维淡。骆维淡，“嫌疑人”就是骆维淡，骆维淡就是“嫌疑人”。“嫌疑人”那个男人是虚拟的，骆维淡却是真实的，他的衣服，隐约散发出另一个人家柜子里陌生的味道。在汽车里，她的鼻腔里就有了丝丝缕缕陌生的气息，再说刚才吃饭，两人面对面边吃边谈，不约而同，双方都很自然地，使用的是一套和网络聊天完全不一样的语言系统，客气而得体，陌生又礼貌。他们优雅地比较着两地的风土人情，社会时弊及电影艺术的评价。情欲藏匿了，简直就像两个无欲天使在会晤。

当时，苏小姐的胃有点胀气，她暗暗想自己是不是有些紧张。她还注意到，那个男人也吃得不多，和汽车站广场猛地提脚踹小乞丐的狠劲不同，和网络上的激情热欲的文字形象也不同，他是文质彬彬的，是清清淡淡的。不过，餐桌上，苏小姐发现，“嫌疑人”那结实有力的手，好几个指甲缝里都有铅笔画过那样的细线污渍，她不想看到它们，但是，她的眼睛老看它们。一种轻微的、陌生的肮脏感告诉她，这并不是清心寡欲的手。

你是不是吃不惯？她说。

不不，他说，很好吃。我很喜欢这个口味。

从长途车站接人开始，到共进晚餐，苏小姐不时处于陌生感的眩晕之中。几天以前，如火如荼、欲望勃发的网聊，好像不是他们两个之间进行的。现在，骆维淡署名的身份证在柜台上，折射着大堂辉煌的灯光，泛散出某种窒息人的力量，一种坚实可触的压迫感。一个身份证就是一个现实的出发源头。失去距离掩护又有身份证佐证的一个大活人，身体竟然如此生分而沉重。她甚至猜测，如果她亮出自己“苏里红”的身份证，对方是不是也会有别于“风吹草案”的同样反应呢，是不是也会感到“苏里红”的压力？或者男人女人不一样？要不他是个见惯不惊的一夜情的老手？真是恍若隔世，网聊中，双方对彼此的性爱的身体是多么

熟悉啊，那种熟悉轻快而毫无压力的宣泄和张扬，到哪里去了？

蒙上眼睛？——有时候吧。

角色扮演？——要古典音乐。

喜欢偷窥？——不，按摩。

擦油？——胡子沾着擦。

.....

这是个四星级酒店。“嫌疑人”交代的，要环境好的，钱不要太在意。苏小姐特别喜欢他这个交代。她的女友的邻居，是个狂放的女大学生。离婚后，不断有一夜情。她有一句名言，叫一夜情就是蹦极跳。第一次克服了恐惧，后面你就懂得蹦极的享受了。据说，有一次，一个电脑工程师和她约会在异地一家两星宾馆，一完事，就赶她起床，说很忙，买的是钟点房，说着就去结账。等她穿好衣服出去，正听到工程师和前台的几个小伙子说笑，评论说她看上去一般，床上功夫真是不得了。等那几个小伙子发现她过来了，示意工程师赶快住嘴，那工程师已经来不及反应，女友的邻居，像老鹰一样扑过来，狠狠给了工程师一巴掌，两人就在肮脏的两星级酒店大堂里打成一团。

女友们总结说，怎么能信任一个找这样地方一夜情的人呢？

四星的好吗？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选了个离家很远的新酒店。“嫌疑人”说，好的。你满意就好。

现在，登记完毕，他们俩穿过大堂要去等电梯。在走过咖啡座弹钢琴的人身后的时候，一颗人造水晶球忽然从高高的天花板上的灯簇中，脱离而下，砸到钢琴上又反弹到她的身上，苏小姐尖叫了一声。大家都吓了一跳，弹琴的白衣男人站了起来。穿黑色西服的大堂工作人员也赶了过来。“嫌疑人”说，没事吧？她摇头。“嫌疑人”一笑，牵起她的手，往电梯走。他的手温热有点潮湿。按电梯的时候，“嫌疑人”自然放手。苏小姐扭头看着水晶球吊灯下聚集的人们。心想，他是回避热闹的聪明人，还是

另一种急切呢？

进了房间。“嫌疑人”四下走动看了看，说，不错，挺不错！谢谢。一身尘土，我先冲洗一下。你不介意吧？

没事没事！我看电视，这里还有送阅报纸呢。你去洗吧。

她忽然有点燥热起来，并为此有些迷惑。记得第二次开聊时，“嫌疑人”打出了一行字：理解 One Night Stand 吗？

她回复说，我策划一次堕落的邂逅。

“嫌疑人”打出一句歌词：请让我来帮助你，就像帮助我自己。

她回复：你也在寻找堕落吗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我可以不用这个词。

她说，你真的很精彩吗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当然（一个鬼脸）。

在键盘上，所有的对话，就像火星和水星的对话，语言只是在星际漫游的、来去虚无的电波。在 E 夜情深聊天室聊天的时候，她也知道在一个陌生遥远的电脑后面，一定坐着一个有身体的男人，但她更多地陶醉于语言的本身。而现在，使用那个语言的男人，带着他的身体，带着另一户人家陌生衣柜的气息，离开了电脑来到你身边，就在一门之隔的卫生间里，那个身体被水冲击着，发出哗哗的水声。她感到困顿，有些轻微的怪异感。

通过廊道上的穿衣镜，“风吹草案”苏小姐审视着自己发热的脸颊。她给自己倒了杯凉水，回到椅子上。她打开当天的报纸，顺手遥控也打开了电视。但电视和报纸都没有细看进去。

你的第一次在哪里？“嫌疑人”这么问。

她打出一行字：在他出国的前一周末。

感觉好吗？

当时不好，后来，我很怀念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不知道。就是怀念。

他打出：是怀念炒饭（做爱）本身，还是他和你的这份情？
我还没有去区分。你呢，你的第一次在哪里？她反问。

在她学校后面，那里有个废弃的寺庙。那天夕阳西下，她忽然就忍不住了。我们就在夕阳下做的。

感觉好吗？

他打出：太好了。金红色的天空中，她泪流满面。

你爱她吗？

当然。

现在呢？

他打出：依然，但她走了。她是最棒的。

她问，你是指性吗？

性也是。我没有遇到比她更好的了。

你比较过很多人吗？

“嫌疑人”又打出了^_^图案。紧跟的文字是，这个问题，我也想问你。

她说，我从现在开始收集案例比较研究。你呢？经常一夜情吗？

“嫌疑人”说，不，但我准备拿你开始。

.....

“嫌疑人”从浴室出来了，用毛巾使劲擦着湿头发，浑身散发着酒店洗浴品的香气。让她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有穿酒店衣柜里的白浴衣，而是自己的衣裤。

里面很湿。“嫌疑人”说。她在猜他的意思，里面很湿？是说 she 可以等一会儿再进去洗？还是提醒她现在就进去小心点？想着，她说，你要喝茶吗？这里有绿茶也有花茶，还有铁观音。我不知道你喝哪种。

我自己来。你在看什么？

苏小姐把报纸给他，说，有条新闻很有意思：《明知被强迫

卖淫而嫖娼受害人举报强奸》。“嫌疑人”接过报纸，哦，我看看——卫生间你可以用了。

没事。我给你泡茶吧。她说着到了小吧台，绿茶好吗？她晃动着一个绿色小袋。

“嫌疑人”说，铁观音吧。苏小姐开始烫杯子。她说，怎么有这样的事呢，我觉得那个男人构成强奸罪了。你肯定也这么看吧。

本报讯：拒绝色情服务，老板强制服务员卖淫。昨天，休闲按摩馆按摩员柳小姐，控告嫖客周某及老板强奸。

柳女是市休闲按摩馆新招的按摩员。昨天，周某到该场所嫖娼。老板张某接了嫖资两百元后，要柳女接客。在包厢中，柳女表示自己不卖淫，是被老板强迫，拒绝与周某发生性行为。周某离开包厢，要求退回嫖资。老板张某大怒，带人冲进包厢，对柳女拳打脚踢，并将柳女衣服扒掉，然后出来对周某说，同意了。周某进入包厢，强行与柳女发生了性关系。事后，柳女拨打了110。

“嫌疑人”看报的时候，苏小姐给他端来了泡好的茶。“嫌疑人”用食指和中指，叩击茶几桌面致谢，这是南方人的致谢习惯。她注意到他的两个指头的指甲缝里，依然有铅笔芯粗细的暗色污秽。也许，他完成过什么泥灰类的粗活。“嫌疑人”则注意到“风吹草案”随手用遥控器变更了电视频道，也注意到她调小了音量，停留在一个法国时装发布会上。

两人都没有声音了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屋子里没有人，或者主人离去但未关电视。

一个在看报，一个在看电视，这个无人般的安静在继续。屏幕上，一个个衣袂飘飘的金发模特儿、黑肤模特儿在大步走来。“嫌疑人”看着这条卖淫社会新闻，也游览着其他新闻。他的眼

睛之外，感受着这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，脑海里不断翻腾着他们网上的对话。

我喜欢叫喊的女人。你会叫喊吗？

不太会。也许……快会了。

呵呵，什么意思？

如果他没有走，我可能已经能够发出被爱的声音了。

形容得真好。

有一次，我在外地出差

她接着打出：住在小旅馆。半夜的时候，一对夫妇在马路上大吵。我被吵醒了。

深夜的大街，只有他们两夫妻凶狠空旷的吵架声。

我毫无睡意。我报警了，警察来了。

街上的声音消失了。

这时，我听到，旅馆隔壁情人“炒饭”的声音，主要是女人一波一波的叫声。

那一下子，我突然感动。

我只会报警生气，而他们知道怎么克服困难，享受美好生活

……

还是“嫌疑人”轻声打破了这种古怪的漫长的安静。他指着报纸说，你为什么说这是强奸呢？

苏小姐说，因为那个周某明知柳女不是卖淫女，而且不同意与他发生性行为，又明知她是被人强迫，但仍与其发生性行为，所以他违背了柳女意志，侵害了柳女的不可侵犯的性权利，因此，周某构成了强奸罪。

“嫌疑人”说，我不这么看。他的行为应该还是算嫖娼行为。

苏小姐的电话响了，她看了看就按掉了。她说，为什么周某就不构成强奸呢？话音未落，电话却又响了。她看了，马上就接了，说好的，差不多了，我这就去买，我带回去。